

香天谈蕙 清 吴雷发撰

洛阳人梨花开时，携酒其下，曰为梨花洗妆。惜洗妆诗，未有出群之才，足以称此。余尝于花落时，聚而瘞之。袭以破砚，作葬花诗曰：蝶拍莺簧当挽歌，蜂房酿酒酬高坡。蓬窠埋后无人赏，负却春光奈尔何。幽香绝艳本难知，无限荒榛又蔽之。开亦枉然何况落，谁吟楚些吊湘累。加袂成行觅斧斤，描空射影聚飞虻。劳君百计戕佳丽，难损青山与白云。

黄山谷曰：兰似君子，蕙似士大夫。其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也。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。愚观前人，皆谓兰优蕙绌。然苏郡鬻兰甚贱，而蕙价有加。若所谓建兰者，乃漳之蕙也，其值较兰何啻数十倍。然则向所云果不足凭耶，抑古今或有不同耶？实则漳之，其香无以加也。

余少喜植花。兰最易培，而劳莫甚于菊。然犹易得其性，惟蕙为至难。

人于兰蕙总称曰兰，其香微有不同，而实则二而一也。山谷比兰于君子，而以蕙为士大夫。余谓二花先不当分，且士大夫独不可为君子乎。大抵兰蕙皆可比于君子，或在茅舍，或在玉堂，出处虽殊，而其品之高不改也。

香不在烟也，然烟自不可无。若憎烟而欲去之，香亦何从生乎？世有植兰蕙者，剪除其叶，而独留花，岂得谓之爱花者？大抵诸花皆以叶为助，惟梅开时无叶，正是无可如何耳。

暑易伤人，李笠翁谓中元既过，当举家相庆复生。余谓寒之中人，亦可畏也。过花朝亦当如是。

王荆公读《孟尝君传》一篇，余尝论之曰：“责人易，责己难。”荆公以南面制秦责孟尝君，不知尔时诸侯，不能同心，其势愈弱，将何以制强秦。若鸡鸣狗盗，能救人主于危，方见平时待客之厚，一朝食报也。鸡鸣狗盗，乃能报主，而人君委任之专，几于坏有宋天下。且以全宋不能制一元昊，尚欲责人无己乎？

或曰：以一笑欲杀赵之美人，此者，亦非庸庸者矣。愚谓观人者，必于其树立如何？假使者果感平原君之意，而有以报之，犹有说也。乃不闻其于邯郸之围，合纵之议，或致其身，或建一策，是其人不过知平原之惟恐失一士，而有挟以来言耳。纵肆狡狴，以成其残忍之心，其罪不可胜诛，而毫无功之可赎，乃犹赞美之乎。美人之笑，断无死罪，而平原君轻以所爱之头，谢一庸恶之人，亦惟恐士心之不得而已。者之妄，生于相胁。平原之残，成于相畏。此皆可为之痛恨者，而何足取之有。

昼间之境，纷纭变化，不能豫料，不堪追忆，至梦尤甚，岂天之颠倒生人，抑人之自为颠倒乎？然余谓梦乃不可无者，所思之人，千里可以咫尺。客游于外，有术可以遄归，皆梦之功也。唐李昌符有中宵多梦昼多眠之句，余有句

云：避愁寻梦梦偏稀；又云：昨宵梦断今堪续；又云：梦为蝴蝶寻花。此虽昼闲所得，然安知非梦也。

梦每昏于醒时，此其常也。甚而昼间必不为之事，梦中为之矣。然梦有清于醒时者，昼或多欺，梦中则自觉其心而不欺也。人之一生，睡醒各半，是半生在梦中过也。若余之多病者，又岂止半生乎。半生之事，必有神司之。梦中亦有丰啬悲欢，一切所值之地，所接之人，各有不同，不可谓非半生之命也。若徒曰想曰因，竟有毫无所想绝无所因者。梦之所包，亦大矣哉。

梦饮花下，有舞者索诗。口吟应之，举座叫绝。一碧衫少年，令舞者捧巨觥以进曰：此乃红玉杯也。聊润诗肠，饮毕复斟，辞以不能。旁有美人衣绣绿者，曰：吾当代饮。尔即歌此词以侑觞。舞者扬袂而歌，少年执板，美人缓饮，举座欢然。少年攀一花大如斗，簪余帽上，两美人大笑，余遂醒，忆此诗犹未尝忘也，追想梦境，花傍一亭，额曰思旧居，或曰此即吾子所书，亦纪其岁月乎？余惆怅不能答。辽懿德萧皇后，抱千古之沉冤，令览古者，人人悲愤，终不能解其故。虽乙辛孝杰，后皆诛戮，然何补于香消玉碎乎？世有以轮回劫运解之者，吾仍欲搔首问天也。得后人凭吊，庶几稍白万一。姑以慰其幽魂，特恐弹入瑶琴，适令隳泪者，欲添江涨耳。余尝有题回心院词后曰：象床翠被熏炉，频剔银缸影尚孤。不用黄金遥买赋，清弦弹出付宫奴。又题十香词后曰：群小焚芝更刈兰，倩谁芳艳吐毫端。丧心偏属文人事，千载还应按剑看。

同一鱼也，入釜鬻者无数，而金鱼则畜之。同一鸟也，调酸咸者无数，而鹤则置之园中。画眉这属，则藏之笼内而日饲之。然则文采声音，其可忽乎？靖节之宰彭泽，左司之守苏州。未闻明记其善政，而共信其惠泽及民者。信之于其诗也，大抵钟情山水，寄怀翰墨。其人处则必非俗人，出则必非俗吏。乱仙诗曰：蓼岸荡兰桡，花深人未遇。鸳鸯正熟眠，回舟更寻路。此情仙也。常熟冯定远（班）《灯花》句云：闺中有喜深深拜，旅邸无眠浅浅挑。顾粟园述昆山吴修龄（旻）《泥美人》句云：公如反国甘为块，郎若封关定作泥。顾柳村述，二顾皆昆山人，能诗。

余尝有闺情小诗云：雨滴梧桐小院凉，称炉留住一帘香。夜深还候月光到，添得罗衣立画郎。志葵弟在楚尝书此诗于一童纨扇上。后此童来志葵处，屡索作者诗，复书闺情于小笺云：懒看灯花吐复蔫，鹦哥不语绣帘前。夜深枕上频惊起，小婢无端梦语颠。童子持去。报以绣囊曰：金闺以赠作者。志葵叩以姓氏，再三，不答。曰属不许言也。

香奁艳体，至王次回疑雨集而极。实度越温李，耳食者每讳言之。且故讥其纤巧，有伤大雅，直登徒子耳。余酷爱其不由熟径，仍入人心坎中，悉评跋之，丹铅不啻再四。嗜痂之癖，恐莫余同矣。

李夏宁枚（煜）著《海外游草》有绿茉莉说云：岭南多茉莉，色白，独琼地色绿，绰约鲜妍，土人呼为多情花。有中州人携牡丹求售至琼者，花叶即凋落。故土人歌有不求富贵爱多情之句。又云绿珠博白人，花所以变色为绿，琼种亦自博移来者。语非无征，附记于此以俟解人。

汪研村（沃）有《桃叶渡书》所见云：杨花万点因风起，画船摇荡春风里。波回吹动绮罗香，有女如花隔窗纸。自研螺黛砚痕新，含睇拈毫笑忽颦。润玉岂传王逸少，簪花拟学卫夫人。却笑舟人归去速，回头帘幕藏深绿。锦缆日系柳阴中，沉吟自制秦淮曲。王渔洋评：余小时有句云：不知何事牵依意，欲叠红笺赋。

康熙庚寅秋，客游西湖。月夜，至断桥，不禁恸哭而返。余生平畏言断桥，谓境遇情绪无非此耳，因赋一绝：六桥杨柳飘零候，更有消魂是断桥。行到此桥原不断，断肠人看泪如潮。抱病昭庆寺，有友人携青楼以诗招饮次韵谢之曰：游半西湖兴未饶，一灯秋雨卧僧寮。云遮宝塔贪看影，梦绕钱塘怯听潮。半臂借君凉亦暖，六桥招我近偏遥。秦筝赵瑟心难动，况复河阳恨未消。

同邑姚鲁望（岱）长贫工诗，以客授老。而弱女（栖霞）细娴吟咏，十七而夭，著有《剪愁吟》。临终数日前寒夜不寐，口占云：半庭残雪峭寒生，榻近梅花病亦清。冷梦未成灯自灭，疏钟画角一声声。夜永纱窗月下迟，无眠起坐强支持。意中多少难言事，尽在低声唤母时。读之殊堪肠断。

《在园杂志》云：余守括州时，十二月下旬，杂花作蕊，梅花盛开，立春诗有“插瓶花影一蜂过”之句，同人以为太早。岂知四方风气不同，无足为异。至温州十月小春，桃花杜鹃山凹如火，则早而又早矣。

《文心雕龙》：竹有生日，即五月十三日。四民月令，是日谓之竹醉。栽竹多盛。山谷诗：夏栽醉竹余千个。注是日竹醉宜栽竹。（古今类传）又月令，潮日种竹易活，潮日八月十八日也。（同上）案两日自应栽竹，而雨过即移，记向南枝二语，尤贵知之。

竹种甚多，有见于书者，有未传者。后各以其意名之，或略沿古，或从时，或随地，不可胜计矣。愚谓可玩而兼可用可食，植物之美，无逾于竹。欲寻其伦，其莲与菊乎。

《珍珠船》云：世称三友，竹有节而嗇华，梅有花而嗇叶，松有叶而嗇香，惟兰独并有之。

爱才有上施者，如任华之于供奉拾遗，繁知一之于忠州刺史是也。有下施者，如茂孝之于子迁，逋翁之于香山是也。总之皆是具眼，皆是婆心。

范昭逵《从西纪略》曰：五月十九日蚤行至舍勒乌孙少歇，前次黑河沿地即青冢也。冢高二十丈余，阔数十亩。冢前石虎二，石狮一。享殿遗址，尚有

琉璃碧瓦狼藉道左。顶有室，碎石砌其外，磁瓮贯其中。云是喇嘛所为也。冢旁有古柳，横卧道中，老干上伸，葱郁舒秀。噫！青天碧海，塞外斜阳。白草黄沙，魂归何处。征人短歌，用当长叹。炎汉宁无出使臣，却教红粉去蒙尘。琵琶不尽当年恨，万里长城倚妇人。余为和曰：运筹决胜足才臣，谁遣蛾眉靖塞尘。咫尺昭阳犹未识，那能遥选芘萝人。

才女不年，古今最痛。余所见《湘碧遗草》，乃长洲袁雁亭刻其亡妇所著。

妇郭氏，名文蛾，字琼媚。其遗草淡中带艳，粉翠欲飞。康熙庚辰鹤栖老人，为作传及序。而老易轩主人亦序其事，附以雁亭悼亡，并诸家诔挽之作。余观红颜薄命，或遇人不淑，及得所耦而复嗇其寿，其可悲悼，与才士之不遇将母同。每欲搜其类而汇之，以传于后，聊补域中缺陷。而抚躬嗟叹，残红碎锦，丛榛掩之，青衫如故，惟有泪洒蓉裳耳。

丁巳春杪游灵芝庵，庵后土邱，呼曰小娘坟。俗传沈万三葬其女，穿冢甚多，欲后世莫辨真葬处。此乃其一冢耳。古树斜阳，令人不胜凭吊之感。因赋二绝：点点栖鸦树影寒，钟声聊醒断魂酸。玉鱼珠凤藏何巧，疑冢累累似阿瞒。金谷无人吊季伦，兰堂绣户久飘尘。荒坟有女招堤畔，谁解寻芳独怆神。

明崇正中扬州名妓沈隐字素琼，偕母游西湖，卜居于楼外楼。楼本宋人所建，歌舞旧地也。尝语人曰：但得一真才士，不复为楼中人矣。一日寻苏墓，见西冷桥上，一才子独坐纵饮，狂歌自得，讯之，为新安夏子龙也。负才使气，傲岸不羁，琼竟归之。夏故挥霍，家赤贫，琼甘焉。未几，夏以痛饮伤卒。琼视敛尽哀，遂盛妆饰，自序平生诗稿，题曰《幽愤言》，复成绝命词三首，以红丝自经于枢旁。余友钮沧亭赋《念奴娇》词吊之曰：凭高长啸，唤起耐雪梅魂。酬他红友，槛外奇峰留古色。一任痴云浪走，青眼杯边，白头字里，月濯章台柳。秋风太惨，花销并蒂香藕，不堪破镜寻鸾。缟衣拭泪，仍是描蛾手。三尺红丝知我意，绾住黄垆佳耦。野冢双鸳，遥天孤鹤，环佩西湖口。问今歌舞还学得素琼否？余读之有感，爰题二绝于其端曰：烟月萧萧柳枝，钱塘还记旧游时。怨红愁绿情谁寄，却见西湖挽玉词。怀古无端有泪飘，青蛾化土不堪招。南屏钟响风篁和，欲醒芳魂在六桥。

《南雅》一书，苕溪董江屏（耒）所辑诸诗僧诗也。后附江屏之兄裘夏（樵）及江屏诗。其序而跋之者，江屏父漏霜禅人（南潜）也。漏霜未出家时，著《丰草庵诗集》。而《宝云诗集》，则皆为僧以后诗。其中叩寂寞而求音，乃世俗所未能搜索者。

明万历中有官于浙者（忘其名），贪虐自纵，托其子捆载而归。选勇士数人，督役夫而行。至苕中见一翁策蹇至，相与谈甚洽。抵暮，过长林，翁忽曰

：“公子装归之物，皆非理所得。曷不假我以为娱老之具？”公子怒，诸勇士厉声呼之，翁加鞭而前。行约半里许，飞一弹，中一勇士之指。诸勇士皆持兵欲与角，又数弹遍中其指。复跃至谓役夫曰：“随我行则生若。”诸勇士悉投兵而拜。公子乃挥役夫去，怅然自失，反走诉于其父，乃令人广捕。逾月，公子访求技勇，偕游西湖。见此翁行堤上，两少年从之。公子命从者突出擒之，翁大笑。一少年略举手，而仆者三人，余人遂不敢动。翁谓公子曰：“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？”则画舫泊于九溪，揖公子及群从登焉。洒肴之陈，非人世所易有。所言者，皆述生平赈贫恤困，锄抑强暴之事。公子欲启口，辄献巨觥。酒酣，翁掀髯曰：“为我达尊公，无相觅也。”呼童设笔砚，疾扫数行，携公子手登岸，共览十八涧之胜，坐石上听瀑声。笑谓公子宜勉为贤人，干父之蛊，我欲将此水涤尔尘襟也。出一缄与别，谓一二日间，消息可到。勿以微物琐琐长者。公子归语其父，开缄视之，则历数其罪状也。翼日，父子晨起，各云所卧之枕，截而为两。旁有白绢大书曰：官改前非，子改父恶。以枕代尔，尚其戒之。自此召还捕者，竦然自戢，父子俱得令名。

叶虞部仲韶有自撰《年谱》，吾党叶庭方携来见示，此书始于明神宗之己丑，终于怀宗之癸未，乃未刻之书也。可以见虞部生平大略。为儒者，为侠士，为词客，为情种，历历在目，栩栩欲生。而总之当以二字概之曰：“愁人”而已。其叙四十八岁之春云，苕华尽白，灵腑恒摧，春花秋月，画卷宵灯。靡非惆怅之端，只是凄瘳之绪，如韦苏州云。暄凉同寡趣，朗晦俱无理矣。有二婢，一素韦时年十九；一红于，时年十八。虽周旋屏帟之间，有分感伤，无心消遣，并令及时适人。复听其父自嫁，余不惟不取其值，凡平日炉奁具，余贫士故非华美者，亦悉与之携去。各嫁士人为妾云。

九月《午梦堂集》成，《鹧吹》二卷、《愁言》一卷、《返生香》一卷、《窃闻》二卷、《伊人思》一卷、《秦斋怨》一卷、《岷雁哀》一卷、《彤奁续》些一卷、《百》一卷，共九种。其《鸳鸯构》一卷，后易之以《灵护集》为十种云。

《窃闻》载于《买愁集》，余童时即见之。惟琼花镜之板，已敝，近始得见。古今灵异，殆少其伦。其略云，朱生名懋，字熙哲，淮阴人。善李少君之术，能招魂。如生人，绘以金粟影华法，当其磅礴丹青时，人皆得以目寓也。其法装白币于壁，以镜对币，凝神屏气，先视镜中，恍惚若睹，即现币上。又云，琼章，从境中仿佛露形，即纸上俨然在焉。随二青衣女侍亦为冶丽，但写琼章方已，即如游丝随风飞散，不及运管矣。

《琼花镜》又云，琼章今在缙山仙府，前身为月府侍书，名寒簧。最初则轩辕时王屋山小有清虚洞天侍女名成，淮阴人。朱生则藉灵于图录，摭实于表

象，举其在世内迁流者言之，或亦一道不妨互参尔。

镜内朱书有云，叶琼章前身曹大家，天帝嘉其才藻，重其贞淑，召为广寒执节侍史。偶以节坠，误碎玉笙，遂于唐时谪凡间。竹双氏曰：在人间为曹大家，在天上仅为执节侍史，何异苏子卿为典属国也。此已为理之不可解者。

《续窃闻》中，有乞泐庵大师写琼章影神而师甚难之之语。余览至此，深痛惜之。及观《琼花镜》所载，则方士朱生招入镜中而写其貌，庶稍慰耳。然具坛建醮，焚章书符，至四五次，乃得之。其亦难矣！

琼章姊妹芳藻，聚于一家。昭齐所著《愁言》及蕙绸所作《鸳鸯梦》，皆擅才韵。世只盛传琼章，实鸾凤也。然小纨之名，逊于纨纨小鸾者，则以昭齐琼章之夭，而后世尤惜之耳。不幸之幸，是亦可以慰千古之悲者矣。

《百遗草》，虞部仲子世称字声期者，年十八而没，所存诗文甚少，称聘昆山愿咸建室女，闻讣守志，有奇节之褒。其附刻挽词，兄世、弟世仁容、世侗、世儋，姊蕙绸也。

《灵护集》虞部第三子世仁容字威期者，以金陵乡试不得志，郁而成疾，未半载卒，年二十二。著述之存，较《百草》为多，所列挽什，妇沈宪英字兰枝，姊小纨字蕙绸，妹小繁字千璿。时年十五，兄世字云期，弟世侗字开期，世儋字遐期，世绶字星期。时年十四，世锤字工期。时年十二，玉香珠唾，萃集一门。要皆足以堕千秋之泪者。

#### ○跋

夜钟先生著述甚富，身没无后，日就散佚，兹编暨《说诗菅蒯》，皆其高足弟陆文研覃。于易箴前授予者，吉光片羽，岿然仅存，良足宝贵已。甲午夏日同邑杨复吉识